

清华就是未来中国的发动机

清华大学

向祚铁 侍卫华 / 著
黄山书社



吴宓



叶企孙



钱钟书



吴晗

演义

1911~1998



马大猷



杨振宁



陈寅恪



钱伟长



钱三强



胡乔木



周培源



华罗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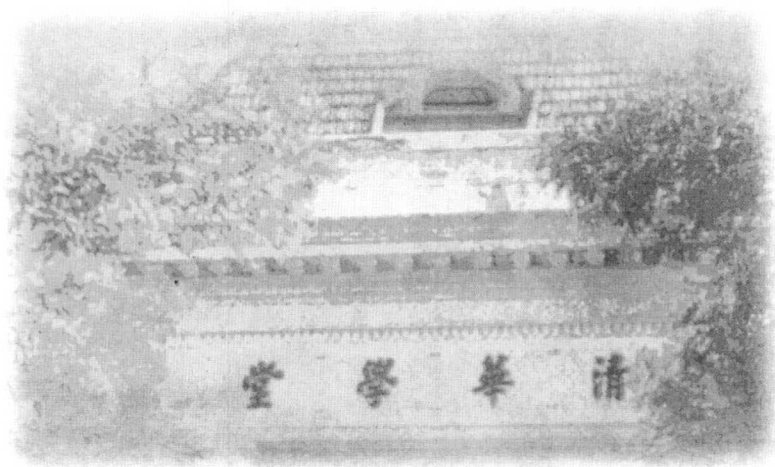


李政道

清华大学

演义

向祚铁 侍卫华 著



黄山书社

责任编辑: 任耕耘

封面设计: 李法明

清华大学演义

侍卫华 向祚铤 著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北京怀柔东晓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 字数: 370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

ISBN 7-80630-263-8/K·110

定价: 24.00 元

目 录



引子	(1)
----	-----

第一章 定鼎清华园

草创之初——国耻纪念碑	(5)
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	(21)
以“君子”自励	(25)

第二章 风云际会

“五四”中的清华	(33)
“黄纸条告”风波	(35)
当日英贤谁北斗	(39)
鲁迅说王国维“老实得像根火腿”	(54)
即使清华园,勾心斗角之事亦常所见	(59)
陈寅恪皱眉——清华的一处院落竟叫“怡春院”	(68)
悔恨当年识一丁	(75)
社会上的习惯,所杀无数善士	(86)
荷塘边的名士们	(93)

第三章 获麟获麟,其命不常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109)
唯有惊雷听不得	(119)
吴宓心事寄落花	(127)
罗家伦党化清华记	(135)
而今主义只是一个虚辞了	(146)

第四章 巍巍清华

通识为本,专识为末	(155)
济济群英	(164)
冯友兰历险记	(198)
罢教	(205)
清园捕逃贼	(215)

第五章 晓梦醒来身在楚

此地空余文化城	(229)
失去了一切,又把茫然的眼睛望着远方	(234)
蒙自分校	(244)
刘文典千里赴清华	(255)
叫天风挽你坦荡地漫游	(260)
“何妨一下楼”	(265)
闻一多贵阳怀旧	(268)
刘文典“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	(275)
校歌校训	(280)

闻一多致信曹禺：是演《原野》的时候了·····	(286)
叶企孙直接参加了 TNT 炸药的研制·····	(295)
科学家扶事·····	(307)
梅贻琦心想：分校该结束了·····	(321)
“倒孔”运动·····	(332)
赤县方流血，苍天不雨金——怎一个惨字了得！·····	(339)
从“民主堡垒”到“民主坦克”·····	(349)
闻一多：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	(372)
梅贻琦永别清华园·····	(383)

第六章 昨夜西风

凿破混沌·····	(393)
十年风雨摧乔木·····	(410)
沦落鲤鱼洲·····	(431)
梁效的沉浮·····	(436)

尾声·····	(453)
---------	-------

引 子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如诗如画的景致，是朱自清先生在他的美文《荷塘月色》中所深深赞美的。

荷塘座落在清华园的西部，同朱自清当年寓所西院毗邻。荷塘中的荒岛，便是清代皇家园林近春园的遗址。荒岛上矗立着“荷塘月色亭”，近临水处，有临漪榭及晗亭。晗亭二字，是小平同志亲笔手书的。

这里，是清华大学校园景致最集中的所在之一。作为一所世界著名大学，清华的景致优美，建筑宏伟，历史上曾有多少名人，在此留连，这是谁也无法说清楚的。只知道，这里曾是国学的重镇，这里曾是科学家的摇篮，这里每年招收的各省“状元”占全国一大半。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水木清华，人文日新。可记得当年创业维艰？可记得当年万里流离？学问思辨以外，更重笃行的清华人，以君子精神自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西山苍苍，东海茫茫。清华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负笈重洋的学子从这里起步，世界公民的眼界，在这里打开。从当年的留美预备学校，直到今天的社会主义一流大学，清华走过的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

也许是分担了太多的民族苦难，清华校园肃穆庄严的气氛，处处在显示她的非同一般。清华同辛亥革命同庚，一起迎接新的世纪。新世纪的第二个年头，将是清华的九十华诞。

让我们一起，回顾清华八十年的昭昭历史吧！

第一章

定鼎清华园

草创之初——国耻纪念碑

北京的盛夏，其炎热程度一点也不比南方的几个“火炉”逊色。太阳从早到晚，一刻也不放松，炙烤着这座古城。一丝风也没有，一层薄薄的灰尘浮在街面上，使人越加感到闷热。时已正午，人们都纷纷躲到屋里歇息去了，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上街，连人力车夫们也支起了车篷，躲在荫凉处打盹儿。知了在树上不停地叫着，使得整座古城显得更加燥热、沉寂。

可是，在史家胡同，这个平素一点也不显眼的地方，此刻却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一派热闹景象。许多人头上、脸上流着大汗，围在一座大院落前面。只见院门上悬着一块木牌，上书“游美学务处”五个大字。原来，这些人都是来报名的考生。游美学务处这一机构，清政府设立它还不到几天，但由于它和美国的“庚子退款”甚有瓜葛，于是马上就扬名在外了。它当时是个既办学，又办“洋务”的机构，由外务部会同学部一起办理。该处设总办一人，会办二人。总办须是与两部都有关系的人担任，当时选定了曾做过驻美使馆参赞和游美学生监督的外务部左丞左参议周自齐为总办。会办则由两部各派一人充任。一个是学部员外郎范源濂，一个是外务部候补主事唐国安（后成为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现在，他们三人坐在院落的中央，主持着报名程式。从早上开始，来报名的考生一直络绎不绝，他们已坐了好几个时辰，现在都显得很疲倦了。在他们旁边，坐着一位官员，身着西服，颇有欧美所提倡的“绅士风度”。从今早游美学务处开始报名直到现在，他一直默不作声，一个个地注视着前来报名的考生，仿佛在完成自己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业。是啊，从交涉“庚子退款”到设立“游美学务处”，他付出

了无数心血。他就是当时清政府的驻美公使梁诚。此时，他看着这一个个的考生，不由得心潮澎湃，想起了一件件往事。

游美学务处（清华大学的前身）是“庚子赔款”这一国耻的产物。1900年6月，美国参加了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并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西太后慈禧挟持光绪皇帝奔避西安，命庆亲王奕劻与大学士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签订和约。清政府抱定的宗旨是“量中华之国力，结与国之欢心”，于1901年6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向列强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39年还清，加上利息共近九亿八千万两，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庚子赔款”。其中美国分得三千二百多万两（合当时二千四百多万美元）。按照条约，本息用黄金付给，而不是用白银付给，这就更加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当时，梁诚作为驻美公使，立即与美国政府交涉，希望对美国给付白银。梁诚说：“只因民间负担太重，仇洋之念益涨，望贵国体谅。”当时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是海约翰（John Hay），他就是向我国要求巨款赔偿的美国方面的实际负责人，此时听到了梁诚这一番话，脸皮也微红了，默然良久，徐徐地说道：“庚子赔款实属过多，现在给其它各国的都是金子，即使美国收的是银子，对于你们，也省不了多少银钱。”梁诚听了这一席话，揆情度势，知道美国一定不肯单独收银，于是相机进言，倡议减少赔款，希望能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一倡议，可以说是近乎天方夜谈，哪里见过饿虎把进口的肥肉吐出来？可在当时，梁诚能够审言观色，凭着直觉，勇敢地提出了这一建议。不想，海约翰马上就同意了：“有理！我一定会向总统建议，给你们退还适量的赔款。”梁诚回到使馆，心里异常激动，心想，事情有点眉目了，我一定不能错过时机，要把“肥肉”从“虎嘴”里抠出来！梁诚想方设法，把这事向美国公众透露了。不久，“美国所收赔款过多”一节渐为大众传闻，梁诚趁机公开向美国政府请求减收赔款，以为其他各国首倡。并向美国朝野人士游说，其上流社会各界人士多不反对，就连掌全国收支的财政部长也不显然相

拒，情形十分有利。当时的梁诚，心里说不出有多么的高兴，这位忧国忧民的公使，为自己能够给国家挽回损失，而由衷地感到幸福。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此时中美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低潮，一因美国虐待华工，续签《中美禁工条约》的谈判陷入停顿，美使柔克义（W. Rockhill）起程来华，欲与清廷另行交涉。上海总工会得讯，决计抵制美货的狂潮，结果造成了全国性抵制美货。一因我国坚持收回粤汉铁路，美国总统罗斯福（Teodore Roosevelt）表示反对。更使梁诚陷入孤立的是，主张退还赔款的国务卿海约翰又于1905年7月份去世，新上任的国务卿鲁特（Elihu Root），其态度与海约翰截然不同。幸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我国反美运动虽然不满，但对退还赔款，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仍认为是当行之事。加上梁诚毫不气馁，故在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8、9月间，当梁诚再次向他重申退款意愿时，罗斯福明确表示应允。最终，在梁诚的不断奔走下，罗斯福总统于公元1907年12月3日国会咨文中，要求授权“退还”庚款。依据《辛丑条约》我国应付美国赔款美金24,440,778.94元，现减为美金13,655,492.82元，应退还美金10,785,286.12元，自1909年1月份开始“退还”我国。1908年5月，美国国会正式通过这一议案，但这笔退款必须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作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

梁诚深深地知道，美国政府退还庚款，决不是出于“良心发现”，它只是想通过此举从精神领域来控制中国，从而麻痹、消弭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美国商人兼传教士斯密士（Arthur H. Smith，中文名为明恩溥），在华数十年，是退款办学的积极主张者。他公开宣称：庚子赔款是用来“惩罚”中国人民在义和团运动中对美国的“侵犯”，因此，美国退款的目的，“不是完全退还这笔钱，而是要把这笔钱用在使类似的事件难以再生”。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Edmund J. James）于1906年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具体而细微地阐述了他主张退款的“高见”和目的：“中国正

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那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他对当时中国大批学生留学日本和欧洲十分着急，认为“这就意味着，当这些人从欧洲回去后，将要使中国效法欧洲，效法英国、德国、法国，而不效法美国。这就意味着他们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商品要被买去，而不买美国的商品……”他的结论是：“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也能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从以上这些言论可以看出，美国“退款办学”的目的是昭然若揭的。当时中国的进步舆论，对美国“退款办学”的倡议，也曾有过评论。1908年，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曾指出：“美之返岁币也，以助中国兴学为辞”，实则是“鼓铸汉奸之长策”。还有一些报刊也认为美国退款“勒派游学”，是干涉中国内政。

梁诚心里又何尝不明白这些。他深深地明白，在自己贫穷积弱的祖国，各种事业都急需资金。可是，教育事业尤为突出。虽说美国“退款办学”有着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只要本国学生能牢记国耻，那么，“赔款学校”就不仅仅是国耻的象征，更是鼓舞莘莘学子奋力上进的一种鞭策力。而日后清华所培养的众多英才也证实了梁诚的这一想法。当然，确实也有极少数人成了忠实的“亲美主义者”，美国的“教化”起了作用，但那只是白璧微瑕而已。也正是出于“科教兴国”这一强烈信念，使得梁诚能够几年如一日，四处奔走，终于使得“游美学务处”得以成立，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祖国培育了一批又一批英才的清华大学。后人对此事作了较公允的评价：“促成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并以此款派遣学生赴美之最大功臣，我驻美公使梁诚先生当之无愧。他不但在国内独持广

设学堂派遣青年游学之远见，在美国亦由其首倡减退庚子赔款之议。当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主持公道，亦属重要因素。在西元1917年美国参议院提议为海约翰建立铜象旌表，而梁氏劳绩至今少人提及，若无梁氏百折不挠、努力不懈之精神，则绝不会使美国将已到口袋中之赔款归还中国，更不会有其后之‘游美学务处’、‘清华学校’、‘国立清华大学’，先后为国家造就无数英才之事实。吾人缅怀清华肇基时期之艰困，永远铭感梁先生当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奋斗精神与伟大胸襟。”

现在，“游美学务处”正式招收考生了，梁先生又怎么会不激动呢？他这次特意延长在国内的假期，就是为了赶来参加这一场面的。他接连几小时地坐在椅子上，观察着这群蜂拥而来的考生。大多数都是清秀的青年学生，他们没有纨绔之气，其神态举止都具有青年人特有的朝气，眼睛里都透露着一种强烈的求知欲。也有少数阔少，带着一群仆从，招摇而来。他们也想碰碰运气，万一侥幸，则可以去美国开开“洋荤”。更有可笑者，因为《招考学生程格》第一节规定，凡报考第一格学生，以年在15岁以上20岁以下者为限，有些考生明明“满脸沧桑”，一眼看去，至少有30多岁了，却在注册表的“年龄”栏里，腆着脸皮填上“20岁”。

梅贻琦就在这闹哄哄的人群之中，种种关于“游美学务处”的传言，使得这个进京赶考的青年，对自己此行的重任，又有了进一步的体会。此前，他虽然也有着高尚的理想，去美国深造，学成归国后，再鞠躬尽瘁，为国效力，但这毕竟只是一位有志青年常有的一种模糊愿望。现在，自己去投考的“游美学务处”作为一块“国耻纪念碑”，沉重地压在心头，使他自己的理想和人生道路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来了，他隐隐地觉得，自己今后的一生将与辛劳结下不解之缘了。才19岁的梅贻琦，没有青年人所常有的那种活跃，少年老成的他引起了梁诚的注意。梁诚注视了很久，见他心事重重的样子，当他走近时，忍不住问了一声：“年轻人，什么事让你这样不高兴啊？”梅贻琦正在低头填写表格，乍听之下，忍不住大吃一

惊。他抬起头来，只见梁诚正和蔼地看着自己，不像其他官员，眼前这位大人一点也不摆官架子。他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了。他简略地说了一下自己的忧虑：“大人，我这次来京后，听到遣送游美学生，所需费用都是美利坚的庚子退款。一想到我们以后所用银钱，都是自己同胞所缴纳的血汗钱，不觉心中颇感羞愧。”梅贻琦因为是对着一位朝廷大员说话，不便讲得太直，于是便这样委婉地说了自己的看法。梁诚当然明白了梅贻琦的意思，他为眼前这位青年能有如此之思想而暗暗高兴。他低头看了看梅贻琦填写的表格，看到了他的姓名是“梅贻琦”，于是便说道：“贻琦，你能感到羞愧，而不是只想到开洋荤，这很好。我希望你能永远像今天这样，记住咱们的国耻。像古人勾践那样，发奋图强。只要你们这代人能够念念不忘我们落后的祖国，以国耻为鞭策力，勤奋攻读，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类似的话语，梅贻琦也曾听人说过不少，但那些人说话时，不是出自内心；不像眼前这位官员，言语都发自肺腑。他心头感到一热，心想在我们这吏治腐败的朝廷，这位大人却忧国忧民，他到底是谁呢？这时，总办周自齐大人走了过来，很客气地说道：“梁大人，时已正午，是否先用过午膳，再办公事？”梅贻琦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位大人就是人们议论已久的驻美公使梁诚。他来北京没几天，可关于梁诚的传言他却耳闻了不少。有骂他的，说他是美国的忠实走狗，协同美国来华培养汉奸，有称赞他的，说他为国为民，奔波了好几年，最终为国家挽回了一笔为数不少的赔款。这两种传言，在京城都很盛行，梅贻琦也不知这梁诚到底是好还是坏。现在，他看着眼前的梁诚，只见其神态举止，毫无奸官浮吏的习气，再回味一下刚才的话语，梅贻琦心里认定梁诚是位为国为民的公使，而不是美国的走狗。他见梁诚正殷切地望着他，那类似的神情，他曾在父亲和恩师张伯苓的脸上看到过。他心头一热，缓缓地点了点头，用这无声的语言向梁诚表白了自己的意愿。

梁诚起身用膳去了。今天的情形，他基本上还是满意的，大多数考生都是些踏踏实实的人，尤其是刚才这位梅贻琦，两人虽然没

有谈上几句话，可他那种深沉的忧虑感，使梁诚从心里感到欣慰，使他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这第一批庚款游美学生，来报考的共有 630 人，仅录取 47 人，多数研习应用科学，回国后多有发展。尤以秉志先生于生物，胡刚复先生于数理，梅贻琦先生于科学教育，程义法先生于采矿，何杰先生于地质，张准（即张子高）先生于化学，金涛先生于土木工程为特别著名。可谓“开张大吉”。也说明了，中国学生是有志气的，能够牢记国耻，勤奋攻读，不断上进。此是后话，暂且不题。

梅贻琦回到住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今天见到的这位梁诚梁大人，能够毫不气馁的奋斗数年，终于使得游美学务处得以成立，给自己这些有志青年多辟了一条上进之途，自己应该从他身上汲取那种可贵的精神。尤其是梁诚能够抵挡国内的种种异议，坚持办学，清醒地意识到教育乃我国燃眉之急，在百废待兴，各项事业都急需资金的中国，能够力排众议，坚持用“庚子退款”来办学，实属难能可贵。从梁诚的身上，梅贻琦看到了教育之重要性，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一古训从未因时间推移之缘故而失效。这一事件对梅贻琦以后从事教育工作达几十年，隐隐地起了不小的作用。

现在，离考试还有几天的时间，梅贻琦静下心来，将自己以前所学知识再理顺一遍。查漏补缺，争取取得最好的成绩。来京这几天，他深深地感到“强中更有强中手”，别的不论，住在隔壁的张准，胡刚复，就显示了很深的功底。他俩的年龄与自己差不多，自己与他们也略有交往。张准是湖北枝江人，从湖北普通中学毕业，各门功课都很优秀，尤其精通化学，后来，张准回到了国立清华大学，与高崇熙、萨本铁同为化学系的奠基人。胡刚复是江苏无锡人，于上海震旦公学毕业，才 17 岁，比梅贻琦还年轻两岁，可他在数理方面的造诣，连梅贻琦这位数理高材生也自愧不如。“真所谓‘一山更比一山高’，此番来京，真使我大开眼界；不然，我这‘井蛙’还固守一隅，自以为天下第一呢。”想到这，梅贻琦将自己